

京圖書
66.2.2
報申

館內通訊

報亮天 第五十、月六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天亮報

開機轟炸係本土
將投彈二百萬噸

創刊詞

請戴上你的黑眼罩

期六第 卷一第 月六年六十三國民

館內通訊第六期目錄

封面：上海淪陷時期之地下報紙

新聞講座之五

君 默

陳訓念先生

王啓煦

美國的戰地記者

趙君豪先生

郁 陀

美國新聞教育

館內大事月記

成績

關於社論二三事

葉秋原

我與申報

許 如

新聞照片評價

正

閒話成都新聞界

周學端

透視香港新聞界

潘懷偉

英國報壇

朱敬圻

民國前革命報人

英倫報業

我在香港一年來的工作

林友蘭

美國報紙銷數

申報掌故譚之七·八·

彬 之

台灣採訪瑣記

暮 雲

全國報社通訊社統計

福州什談

陳正宇

一百萬元的故事

爲 方

編後記

畫眉筆

本報時事照片在京展出

京 記

~~~~~  
本刊爲非賣品，專供同人閱  
讀，一切材料對外概不發表  
~~~~~



陳訓念先生

王啓煦

過去幾期「館內通訊」，我們爲求加強館內外同人工作的緊密聯繫，曾經先後介紹過好幾位同人的生活與言行；同時，也曾片零碎段地記述過南京杭州等處特派員辦事處與各同人的工作情況。這類稿件登出以後，似乎頗受歡迎，最近各地工作同人紛紛來信，希望本刊今後能多刊載些這一類人物介紹，使大家能多一層認識。因此，編者這一期要我來寫陳訓念先生。我與他共處較久，在責任上，倒是無可推諉的。

申報組織採社長制，下設三部，即：言論部，經理部，及編輯部。社長潘公展兼任總主筆，總經理與總編輯二職則由陳訓念擔任。可說是全館之中工作最繁重的一人。

陳氏原籍慈谿，字叔兌，今年四十一歲，在陳氏門中，**新聞**行列第六。他之從事新聞事業，實與家門有着淵源。陳門**世家**家，與新聞事業好似結下了不解緣，他們諸昆仲之間，幾乎每人都當過新聞記者，而他也並不例外。他的長兄岷懷先生

，別號玄嬰，是浙江有名的舊文學家，詩文名震江南。革命之前，曾主持天鐸報及商報等報；二兄布雷先生更是舉國皆知的新聞界前輩，與于右任、戴季陶、邵力子同爲近代中國新聞事業的創導人物；四兄



叔諒先生，也做過新聞記者，八弟叔同先生爲現任南京中央社總社採訪主任，可說一門都是新聞記者。

訓念先生早年卒業上海日人所辦之同文書院，出校後，入上海市政府任職，與陳克成二人同負與上海新聞界的聯絡工作，這是他與新聞界同業接觸的開端。其後，上海成立新聞檢查所，因爲他們兩人平日與新聞界關係較密，陳克成任所主任，他是副主任，因此與上海新聞界發生更密切的接觸。上海的老新聞記者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與他相交甚深。抗戰之前，中日問題日趨緊張，因他出身同文書院，時常代表市政府與日人折衝外事；戰事起後，兼負政府宣傳之責，成爲敵僞心目中的針刺之一。滬埠淪陷，敵僞搜脅益亟，乃奉調香港，任吳鐵城氏主持的中央宣傳專員辦事處的秘書，辦理對國外宣傳事宜，與最近代表新聞局赴法爲特派員之汪公紀（前任中央秘書處主任秘書）同爲鐵老的兩隻股肱。二十八年香港國民日報社長陶百川辭職，中央即請陳氏繼任該報社長。這是他首次直接參加中國新聞事業工作的開始。該報在陳氏主持之下，業務版面大加改進，成爲海外最有力量並銷數最大的一份報紙，與香港大公報並駕齊驅，造成當時香

島中國報紙最蓬勃的氣象。

不屈

不撓

一九四二年香港淪陷之前，中英各報以炮火關係，紛紛無法繼續出版，該報由捲筒機改爲平版機，又由電力改爲手搖，由二張半逐漸縮成號外大小形式，但是始終不屈不撓，一直出版到香港被敵人全部佔領以後的第二日——十二月廿五日——才停下版來，造成黨報奮鬥史中最光榮的事蹟。這件事不但當時在後方成爲傳說資料，其後倫敦報紙上亦曾譽爲中國人堅苦卓絕的抗戰精神的代表事蹟之一。

次年一月，日人疏散港島難民，乃復率同該報大部份同人，化裝難民，歷盡艱險，始得重返祖國，籌備該報復刊工作。惜後以種種困難，以致復刊計劃，未能實現，陳氏乃應召前往陪都，入中宣部襄辦宣傳工作，並應立法院長孫科之請，出任立法委員。次年重慶中央日報社長陶百川辭職，由胡健中繼任，中央復請陳氏擔任該社總編輯。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奉中宣部命爲南京特派員，乘機東下，辦理新聞事業部份接收工作，並任南京中央日報社長，與現任本報副總編輯卜少夫先生二人，在四日之內，將中央日報完成

復刊任務。卅四年十月，中央任命潘公展程滄波兩氏爲指導員，接辦上海申新兩報，同時中央復調陳氏協助潘氏，爲本報總經理，先潘氏來滬，籌備復刊工作；整理之後，於十一月廿二日重與讀者相見。

勝利之後，表面上各地新聞事業頗呈蓬勃氣象，而上海尤爲全國輿論中心，內地大報多遷滬埠出版，申報牌子雖老，若不是自己在各方面不斷努力，改進擴充，決難永久受到讀者的歡迎。最近各

業因受經濟巨浪襲擊，紛呈戰後不景氣現象，上海新聞事業亦何能例外，有許多家報紙以無法維持，先後收場停刊，申報雖仍能佔居優勢

總編輯參加中國赴日記者團，返國後在編輯部同人歡宴席上報告日本見聞。



，並在如此艱困局面下，依舊不斷前進，這固然是由於館內外同人日夜辛勤工作有以致之，而任總經理及總編輯之人苦心孤詣的細心策劃與指導有方，上下水乳交融，內外打成一體，實亦是使申報得能保持優勢的一個最大原因。

處世

風度

一個事業的成敗，總有其成因，而決非「偶然」。申報之在今日，距離我們理想目的，仍然相差甚遠，但當今國事依舊如此岌岌危危，各報競爭又是那樣劇烈，總經理與總編輯無異是一船之中的一舵手，陳氏能處處渡過風浪，確亦不是易事。陳氏可說是全個報館之中最堅毅最沉着的一位人物。平日寡談笑，慎言行，胆大心細，斷事精密，刻苦耐勞，生活嚴肅，處處能以身作則，又能捨己及人，所以大家和衷共濟，內外近千同人，向着同一目標努力，使申報每日均在進步之中。復刊時，有許多同事，以他儀表凜然，態度嚴正，不免有些感覺有點距離，日子一久，大家都在說他實是一位最和善而又樂於助人的忠恕人物。誰都看得出他的內心蘊埋着熾旺的熱情，具有一副富於同情的慈柔心腸。這點，不是與他久處，一時實在不易領會到他的獨

特個性的。他律已甚嚴，對同人亦能寬威並濟，是一位最講實事求是的「當家人」，平日以公務繁重，與下級人員接觸較少，但對館中業務，可說不分巨細，無不躬親，又肯諮詢週詳，博采羣議，處處充分表現出民主作風，所以大家無不樂於與他共事效命。筆者與他相識近二十年，數度共事，深覺他是我生平衷心最敬愛的人物之一。我敬他的是他處事至公，一切坦白，誠懇；我愛他的是他富於友情，對人忠恕不苟。凡是與他交友過的人，大家都說與我有同樣的感覺。

他有着臨難不苟，遇危鎮定的極深涵養功夫。就是我所見到的，已有不少次數。當

個例

他任香港國民日報社長時，我任該報總編輯。在敵人炮火猛攻之下，我們除了工作時在一起之外，食宿也是患難與共。記得日軍佔領九龍後隔海開炮轟擊香港山頂要塞那天，因為我的羅便臣道妙高台住宅，正位於棋杆山頂炮台之下，成為敵人攻擊的目標，因此攜妻帶孥，避到香港大學溪流之旁希路道他的家裏去住。這夜炮火轟擊最烈，我們立在陽台上，可以看到對海青山脚下炮火的閃閃作光，並且不時聽到噓噓的炮彈之聲。我與王新命及陳訓念二人

一面坐在暗室內大家喝着 *Dr. Y. Cing* 解悶，一面商談萬一香港淪陷，我們報館應採怎樣的應付辦法。後來因為砲彈愈落愈近，我們為策安全計，帶領子女避入溪流對岸的防空洞去。正在他帶領三個兒子準備進入防空洞去的當兒，忽然對面射來了一顆炮彈，落在他兒子附近一二百碼的山腰旁，彈片散開，擊中了他大兒子霸兒的右耳。他這時毫不慌張，發覺只是擦傷了一些皮肉，很鎮靜地拉了他的長公子進入了防空洞，繼續與我們聊天，商討館事。淪陷以後，他當然成為敵人搜索目標，而且那時已有幾個熟人失節，投到敵人那方面去，頗想拖他一同「落水」。其間，且曾經有人前來相訪，他那時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不但毅然接見與他們交談；而且很坦白嚴正的告訴對方，曉以大義，要他們為國家為民族保持氣節，救拔他們出火坑。這種遇危鎮定及臨難不屈的堅毅精神，實給人以永遠不能磨滅的深刻印象。

捨己及人

我說過：我敬他的是能有至公無私及捨己及人的作風，這點正是領袖人物所應必備的條件，他就具備這些美德。與他同過事的人，誰都有這種感覺。我還記得香港淪陷之

後，孤島環海，前路茫茫，我們自知好像甕中之鼈，覺得對國民日報已盡了黨員應盡責任，個人心裏反覺泰然，但爲同人着想，却仍四出探聽，準備一有機會，設法使大家能跳出淪於敵人手中的陷阱。他一面爲同人設法，同時復協助搶救愛國志士，涉海重入祖國。在這個期間，他幫了不少人的忙。古人說：「助人者亦得人助，」

這話真是很對；結果我們也得了他人援手，得以化裝難民，弄到疏散證，逃出敵人魔掌。

在這次他率領大批國民日報同人進入祖國的旅途中，我們更可以看出他的爲人來。那時我們同行者男女大小共四十六人，因爲人多，且有婦孺，

在這秩序極度混亂之中，要搭乘同一隻疏散難民的沙船，當然是非常困難的事。我們大家在碼頭上露宿了一日一夜，等到可以上船時，他爲領隊，協助同人婦孺，提背行李，擠進柵門，幾次嗅着敵人的槓棒與籐鞭。等到我們船到廣東省海岸唐家灣，才發覺他助人

反失去了上船的機會，直到第三天才想盡了方法，搭坐另一艘難民船趕到目的地，與大隊會合。其後大概敵人知道我們國民日報的「重慶」份子化裝難民逃出香港的事實，分別致電東江西江敵僞追截。不幸，在我們留宿在石岐三山會館時，被敵人女間諜所偵悉，



陳總編輯
與中國赴
日記者團
製贈麥克
阿瑟元帥
之手工繡
像

留宿後第二天進入棠下的一陰陽界」時，敵兵雖然追蹤而至，但已爲時不及。這其間，經訓念先生的精細攻慮，堅決主張不在淪陷區內露而就擱，而自己一身先士卒」，獨行「探山開路」，以作後面大隊追隨的先導辦法，實是救我們說出險境的主因。這些地方正

足表現他才智的所在。

歷盡

這時候，就軍事形勢言，西江正是一條「陰陽河」，西江右岸屬於敵偽的勢力，西

艱險

江左岸成爲三不管的游擊區。敵人在西江內有三條武裝淺水艦日夜巡弋，成爲封鎖綫，

以防我軍偷渡襲擊，且上空不時有飛機從事偵察，而我們之是否能逃出虎口，也全視能否偷渡得過這一條大江而定。訓念先生是大隊的先鋒導路人，隨時與我們後方取得聯絡；當他前一夜乘船渡江時，爲上流遠處駛來的淺水艦所發現，用機關槍掃射，幸而小船划得快，等敵艦駛抵射程圈內，船夫與旅客都已安全上了岸，幸而未會罹難。記得這次跟他同行的親屬，有他的親戚及三個兒子。他在開路先導的時候，全部托付了我。第二天，他從對江來信指示路綫時，因會受此虛驚，好似託孤似的要我好好地照料他的親戚與三個兒子。我當時接讀他的紙條，對於他那種有公無私，自己冒險，將兒子留置大隊，並不攜帶同行的共甘苦的仁厚心腸，幾至感動得使我熱淚突眶而出。結果第二夜我們大隊分乘七隻扁舟，將他的三個兒子，分乘在三隻小船上，男男女女都自己把槳，在黑夜中偷渡過江，未遇意外，平安到達了彼岸。

外嚴

他的爲人，就是這樣。他平時幫助人，

內慈

不但不掛在口上，而且認爲這是人類的義務。許多地方總是對方發覺了之後才知道的。

他之處事，也是成功不居；在檢查所如此，在專員辦事處時也復如此。與他交友過的人，大家都很容易體會到。他不矯飾，他對人家的過失向無重言，總是用婉委方式出之。他有非常冷靜的頭腦，所以本性雖是富於情感，但極少橫溢奔放的流弊。他對事業心極強，體魄又逾常人，對任何細事，向不苟且。他主持申報之後，時常抱着憂念之心，認爲申報雖是中國的第一張老報，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報，但我們若與其他四強報紙水準相較，距離尚遠，時常勸勵同人應爲事業努力，應爲國家着想。他在初主申報時，同人間有了解解他的個性者，不免懷有戒懼之心，但到現在，誰都覺得他是一位最和善的「家長」。他如今除了主持申報之外，尚任立法委員，不時晉京出席會議。在這幾年之中，他在會中對文化事業及新聞事業曾經提供過不少寶貴的意見，現在國家行將開始普選，他的友人及新聞界同業，多慫恿他能出而參加競選，俾將來立法院會議中，有新聞界自己的同人，能爲我們立言說話。他因覺得中國新聞事業尙待繼續努力，所以已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出而參與競選。我們相信他是平日以助人爲樂的人，到這次投票競選時節，自然也能收到相同的答報。我們在這裏預祝他競選的成功！



趙君豪先生

郁·陀·

編者前記：

本報副總編輯趙君豪先生正競選國大代表，本刊特借此機會，發表此文，鄭重推薦。趙先生是新聞界的老戰士，同人中想必有很多與他相識，即未有一面之緣的，也皆讀過他的文章，他在本刊第二第三第四等期中曾用「瑣玕」的筆名，於我們寫過「介紹王啓煦」「介紹卜少夫」和「我們的老王先生」等文，文筆生動而淳厚，已可想見其為人。新聞界正需要敢說敢行，能說能行的人物，在國民大會中為我們說話，我們覺得趙先生是一位理想的人物。如果您有同感，那末請您在投他一票之外，並多多拉攏貴地的同業，跟着投他一票。為國事，為新聞，為本報，想您必會熱烈響應的。趙先生今年四十五歲，江蘇興化人，早年畢業於交通大學，服務本館已逾二十年。抗戰期間赴渝，任中央秘書處專門委員，勝利後復員，任本報副總編輯。三十五年被選為上海市參議員，（係新聞界所選出）頗多建樹，著作甚多，大部有關新聞事業，極為文化界所推重。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我固非子，……子亦非我……」這個論辯於是不能有休止了。君豪的人生哲學，如果嚴格地說，雖然每夕與共，慚愧得很，在他看，也許我並未真切地了解他，所謂認識，祇是皮相而已。

以這皮相觀察來說，他的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認為已達爐火純青的化境，澹泊寧靜，想來是得力於黃老之學罷。

「人到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中年人的生活態度意識領域往往步入極現實的境界，這傾向文

不僅止於我們新聞從業員而已，這傾向又是客觀的諸種現實對每一個中年人所逼壓而形成。無為乃是有所不為，無為還是十分積極地有所為，寓機動於甯靜，蘊熱烈於澹泊，這是待人接物處世有修養所致。

從君豪所主編的旅行雜誌，從君豪的服飾，便可使我們體會到他那穩健中求進取的精神，以及彬彬有禮的紳士氣度。有人說他八面玲瓏，這話一點也不錯，然而他也有時也深悔這一態度之未能各方討好。

他的家庭生活很美滿，也很舒適，凡此得歸功於

寓機動於甯靜
蘊熱烈於澹泊



的。

別祇小覷他井井有條地處理編輯部中那些頭緒紛繁的事務，他是個有抱負的人，紅光滿面，健旺的體魄，加上一套有計劃的進取精神，步驟踏實，誰能否認他的前途的成就哩！

從前羅馬貴胄薩萊斯曾經這樣說過：「因為別人對我發生興趣，我才會對人發生興趣。」人生本有共鳴與互惠的作用，偏頗，孤僻，傲慢，剛愎，都足以阻礙人與人間的交往，連帶影響到事業，甚至於整個社會的發展。君豪具有對人發生興趣的天性，而尤能把握着使別人對他發生興趣的信念，猶之琥珀拾芥，磁石引針，無非自然的現象。他對家庭對朋友，以至對任何人，隨時隨地放射着人生的溫情，在三言兩語之中，我們彷彿看見他一顆晶瑩純潔，玲瓏剔透的心，顯現在他結實而又寬廣的胸脯之前，似乎告訴你說：「這是我底牌……請你自己去考慮罷。」

在服務的精神上，君豪可說是達於昇華之境，豈但無懈可擊，簡直有口皆碑。凡是與他共事過的，想不以在下的話為過份罷。他精神飽滿，滿得恰到好處，好像一個人穿一件新衣服，顏色大方，式樣配身，

處處熨貼，不瘟不火，看在眼裏叫人舒服；而最後，你若走上前一步，再仔細摸摸，察看那衣裳料子，又不得不叫你暗暗在肚裏贊賞一番哩！至於他思想靈敏，頭腦清楚，任何繁複或細微的事情，一到他手裏，沒有不給你一個交代，而事務上無論那一項微末的節目，在他手裏成爲「漏網之魚」的，可說絕無僅有。

他律已至嚴，平日生活中有兩件值得傳揚的好習慣，這在比較年輕的朋友們，最好跟着學學。第一：他天天記日記，數十年如一日，從未中斷。即在絕對困苦艱難的環境中，每天工作完畢，還要把一天中過去的事情，扼要記錄出來。他的記憶力本來很好，又加以「勤筆免思」的好習慣，就無形中把他報人說真話的傳統概念，培養得格外健全。文章動人只在於真，這不是值得欽佩，值得效學的麼？

第二，君豪的經濟情狀，數十年來好像一家後馬路的老錢莊，縱不翻造三樓水泥洋灰門面，而每年聲譽日隆，信用鵲起，却是事實。那塊老招牌雖則經風吹雨打，金字斑剝，而無形中那「商譽——Good Will」的價值，一年增加一年。其實這位「阿大（音糊塗之塗）先生」肩胛上責任甚重，全憑他處事勤奮

，銀錢出入絲毫不苟，有以致之。君豪對於私人用度，每天必定記賬，一筆筆地，來龍去脈，頭頭是道。這樣，他家庭的經濟狀況，一目了然，量入爲出，固然不會「豁邊」，而無形中又養成了臨財毋苟取的堅強信念。

我們往往說一個人思想怎樣高超，人格如何偉大，這本來是再好也沒有的事。所惜紙間文章，錦上添花，難免人云亦云。在下覺得一個人而能宅心純厚，處處流露真情，以一個四十歲以上的人，在「猶有童心」的行爲下，以誠懇忠恕待人，以勤奮認真做事，即使貌不驚人，文采平常，猶不失爲一個多少於事業、於社會、於國家有益的人，何況他以生龍活虎的姿態，抱着半（恕我不能太恭維了）腹經綸呢。

所以歸納起來，我個人對於這位 Z. C. C. 先生（君豪的英文名姓縮寫，與從前報紙廣告中常見的「請吸上品白錫包香烟——Navy Cut Cigarette 三個字母完全相同，讀者以後看到白錫包絞盤牌香烟或廣告，便可聯想到 Z. C. C. 的品質和裝璜了），似乎有如下的印象：客觀的，他對人八面玲瓏，堪稱圓渾之至，而律已則一絲不苟，品質歷久不變。主觀的，

他信念堅定，能以喫苦任勞爲家常便飯，而方針既定，則又全力以赴，期在必得。他思想靈敏，行動積極，物質方面，力求上選，不以享受爲浪費修用，但求心安。說得國際化些，他具有老英國人的坯子，渴望過美國人的生活，而還能保守着中國人多數的長處，但，却也擺脫不掉少數的缺點或短處。

在我們的副總編輯室裏，三位「老少年」，——號稱老人，實則都是年富力强的文化壯丁，大家都寫得一手好字：少老是板橋體，瀟灑富才子氣；煦老得力於松雪，溫婉若好女子；而NCC先生的字，却像一片「培哨」——夾肥帶瘦，腴而不膩，一如其人。在下從前會有扇面一把，請他揮毫，他一口應允，提起筆來就寫。可是劈頭一句就是一家住南陽城關外……原來是錄「烏盆計」的詞兒，我肚裏暗暗叫苦，却也來不及了，只得由他擺佈。總算一口氣寫下去，每個字精神飽滿，好像聽余叔岩所唱，着實够味，可是天哪！結尾他的落款，不名不字，只寫了「趙三」兩個大字，恐怕我要囉嗦，便丟筆一走了事，其風趣也如是！

君豪現正競選新聞界國大代表，在我們的一羣中，在比較廣泛的某一社會階層中，或許正缺乏，甚至在找尋像具有君豪這種能耐和典型的人物。我只能推薦，不敢「揆竇」，因爲這是諸君的事，是多數的，大家的，最後還是：「我從衆」！

● 館內 ●

▲本報柏林辦事處已成立，由毛樹清主持。今後對於戰後歐洲政局及重建工作之進行，當可多所報導。

● 大事 ●

▲紅十字會與本報接洽，擬會同辦理免費防治沙眼及以大批嬰孩衣服分贈貧民，現正進行中。又新生牧場來洽，願每日以鮮奶一百磅，半價配售本報貧病讀者，本館社會服務科正與該場接洽配售辦法。

● 月記 ●

▲卜副總編輯少夫前奉館命赴北方視察業務，已於六月十日自平返滬，並有記述北方近狀之文字數篇陸續在本報發表。

▲本報國內外時事照片，在南京展覽，極受各界歡迎，現已展畢，即補充最新材料，運往台灣及福建展出。

▲本月六日晚，編輯部於麗都花園宴請路透社、合衆、聯合、法國新聞社、美國新聞處、英文大美晚報、大陸報、及自由論壇等西報同業，賓主到者甚衆，席間醞籌交錯，盡歡而散。

▲杭州特派員儲裕生，六月中會赴嘉善、嘉興、海寧等地視察業務。台灣特派員江壽雲七月初將參加新高山調查團，出發視察。

關於社論二三事

葉秋原

報紙之有社論，乃所以表示某一報社對於某一特定問題的態度；從社論上所持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出某一報社的態度，及某一報社對於新聞處置所採取的政策。在今日，社論已成爲近代報紙的一種特徵；不論在實行社會主義的蘇聯，或是在英美大陸，社論爲報紙所不可或缺的一部門。社論在各國報紙出現的形態或不盡相同，例如若干報紙幾以評論文字的刊布爲第一義，新聞倒反而似乎居於次要，而若干報紙又或太過於重視新聞，而以評論文字聊備一格，但它們都用以表達報紙所持的態度則一。若干人士以爲報紙以刊載新聞爲目的，對於新聞的如何處理，本已可表出報紙所持的態度，似不必再有像社論這一種評論文字的刊布。依據此等人士的理論，以爲報紙的讀者所要求於報紙者是新聞，社論等評論文字儘可取消。此項論斷，雖也不無理由；但直到目前爲止，晚近各國新聞事業的趨勢，倒不在取消社論及評論文字的刊載，而在增加對於社論及評論文字的刊載與注意。有歷史的報紙，固然注重它們的評論文字，就是新辦而以前進自命的報紙，如紐約的P M，亦無不注意於評論。可見評論文字的刊載，實爲近代新聞事業的一種特色。

講到我國報紙關於評論文字的撰作和刊載，似乎也經過若干階段。在我國之有近代報紙的早期，一二文人，可以運用他的如花之筆，寫出動人的文章，刊諸報端。報紙的生命，幾乎盡靠這些文章；新聞的報道，反而不加重視。這造成了文人辦報的風氣，此風演變到最近二十年來，纔開始有轉向不具名社論制的採行，的確是我國新聞事業的一大進步。原來所謂社論，本不是個人的，而是報社意志的表示；所以它應該儘量減少個人的成分與色調。個人對於報社的關係容或有變動，但報社不能因這些個人關係的改變而影響到它的實

繼。時至今日，我們已不再會有像過去文人辦報的風氣了。人在報在，人去報亡這種情形，似乎已不可能再在中國演出。這是中國新聞事業的進步。

在中國的新聞事業史上，關於評論文字的撰作，我於此不得不提出兩個傑出的人物：一個是本報發行人陳景韓先生，另一個是前商報主筆陳布雷先生。陳先生以「冷」字署名在本報刊露的評論，文簡意賅，表面上看去好像的確做到了一個「冷」字，然而在他的冷而且淡的文字裏面，卻蘊蓄着一股熱烈的情緒。在那個時候，軍閥橫行，而申報始終能屹立不動，超脫於現實的是非圈外，而同時又不離現實出以遁世主義的姿態，爲此後的申報奠下了不可動搖的基礎，此功績是陳先生的。如今陳先生雖已不再經常爲我們撰稿；但我相信，陳先生立論的精神，申報同人必將永奉爲典範。

陳布雷先生以「畏蠱」的署名，在商報上發表的評論實爲中國報紙史上的異彩。他的生動的文字，精關的立論，在民國十年代會起過廣大的作用。當時的知識青年，讀陳先生的文章，沒有一個不感到它們在訴說他們自己的衷情。以我所知，沒有一個人寫的評

論文字能够有像陳布雷先生在商報上寫的那樣把握住青年的情緒；當時的青年受到陳布雷先生評論的影響的實非淺鮮。就以筆者來說，當時還在學校裏讀書，既不從商，似乎沒有看商報的必要；然而當時朝夕所不忍釋手的卻就是商報，就因爲有陳先生的文章。如果陳景韓先生的評論代表了老成持重的一面，則陳布雷先生的評論可以說代表了青年進取的一面。這兩位先生的文章，在中國報業史上的地位，自將永垂不朽。

然而更值得我們注意和效法的，還有這兩位先生的道德。道德文章本來是聯在一起的。文章好而道德不足稱道，也是徒然。這兩位先生都是胸懷沖淡出入儒道的人；在今日社會道德失序的時候，更應該值得我們的效法。

封面說明：

「天亮報」爲美國陸軍聯絡站敷州站 (U. S. Army Liaison Office, Hweichow) 在上海發行之最後報紙，其內容側重於向敵人作神經戰，曾發生奇妙之效果。該報之工作根據地在東南戰場之前進基地安徽歙縣西干，站主爲諾斯上尉 (Captain North)，該報編輯爲陳錫禎君。



新聞照片評價

·正·

——節譯‘PICTORIAL JOURNALISM’之一章——

新聞照片，必須加以選擇，假使真要達到報道消息的話。美術記者選擇照片，也像編輯選擇電訊時一樣地煞費斟酌。怎樣選擇？究竟有無標準？都是問題。

新聞照片的價值有兩種：（一）關於內容的，（二）關於技術的。

評定內容有個很簡單的方法。若以一百分為足分，那末，人物的重要性，應占三十三分又三分之一；新聞的性質，占三十三分又三分之一；動作占三十三分又三分之一。任何一張照片總分不到六十分的，都不刊載。譬如說，有一張照片，拍的是美國總統，坐在白宮內的桌邊，正在簽署一件影響及於將來的法案，筆在紙上，四周全是些要人圍着。總統，無論如何，是個重要人物，應得三十三分又三分之一。新聞的性質也不錯，又是三十三分又三分之一。至於第三點，

——動作方面，——却不免要打個折扣。當然這張照片是活的，不是死的，但還不够生動，至多只能打個二十分。三項加起來，總分為八十六分又三分之二，遠在六十分之上，是張好照片。

另有一張照片，拍的是一艘輪船，將要下沉時的光景。乘客紛紛爭取救命圈，預備跳入海中。這張照片，不能算壞。但第一項無分，因為並無重要人物在內。第二項，新聞很有價值，三十三分又三分之一；



一百分的新聞照片：羅斯福總統在國會演說，要求通過租借法案。人物重要，新聞有價值，動作生動活潑。

第三項，逃命的情形，多麼生動，三十三分又三分之一。總分爲六十六分又三分之二，可以登在第一版。

一張某「聞人」在海濱游泳的照片，總分便低得多了。新聞價值，不過五分。但假使這「聞人」正在紅得發紫的時候，而游泳姿勢，又拍得異常活潑，也許可以湊滿六十分。

被綁的銀行經理的半身照片，全無動作，第三項應爲「鴨蛋」，而第一第二兩項，各爲三十三分又三分之一。總分仍在六十以上。

一位讀者，把他愛犬的照片，送來請你登載，假如報上有那麼一欄，也許不便拒絕，但人物，新聞，動作三項，都是無分。可是在比賽中，有一條狗得了獎，搖頭擺尾，奔向他那聞名的主人時，又不相同了。三項分數，都該提高一些。

够了够了，不必再引了。這方法是很簡單的。從內容方面說，評價應注意到三項：「人物」，「新聞」，與「動作」。如有兩項無分，便算不及格。

關於第一項，給分並不困難，人物重要與否，總易辨別。但也須常常留意時事，以防「漏網」，有的要人是國際性的，有的是全國性的，有的是地方性的

，也不可一概而論。

至於第二項，新聞性質，不很容易認清。真正重要的新聞，自然不成問題。大概當地的小新聞，比之遠地的大新聞，更使人發生興趣。然而不論遠近，人們所注意的，只有四點，都是由於天性而來。第一點，是與「生存」問題有關的，這是最基本的欲望。凡對於「生存」發生威脅的，人們便十分注意，例如飛機失事，大火傷人一類的照片皆是。第二點，是「性」的問題。凡涉及兩性之間的關係，人們也很關心，所以求婚，訂婚，結婚，離婚，以至於醋海與波，情場覓死等照片，可以不脛而走。第三點是「好勝」之心，在商業上，在政界中，在科學研究方面，那個不想出人頭地？鄉下人也喜歡看大場面的照片。第四點，可說是逃避現實。人們對於現狀，大都不能滿意，所以想變換環境，想冒險，想在生存競爭之外，偷閒尋些快樂。北極探險，月球旅行等新聞，聽了大家眉飛色舞。照片和運動，電影，各種美術有關的，都可歸入此類。

說到動作，普通是指身體上或物質上的動作，如小孩子在奔躍，騎馬師在跳沃，足球隊員在搶先是。

輪船下水，飛機翻筋斗，也是動作。不過現在的攝影師，又注意到一點：——人們面部的表情。與其規規矩矩地拍一位演說家的「尊容」，不如拍他在指天劃地時的面部表情，更來得動人。這種動作，可以稱之為感情上的「動作」。星期特刊上的照片，假使拍得太呆板了，便索然無生氣，尤其是婦女版，最好連她們的面部表情都拍出來。有許多攝影家喜歡連續拍上五六張，好像電影一般，以顯出其種種動作。總之，動作愈顯著，人們對於他的興趣，也愈濃厚。再進一步說，靜物也得拍成活物才好。例如拍所房屋，最好不要在正面拍，必須另找一個角度。任何一物，都有重心，依重心拍是死的，角度一斜，便活了。這雖非動作，却也是「準動作」也。

關於特寫照片，多少須與新聞發生點關係。最近的時事是好題目，一連串的照片，前情後節俱全，是可取的。日常生活，固然親切有味，滑稽材料，也不妨採用。在選擇時，特寫照片比純粹新聞照片要嚴格些。太不入眼的東西，如過俗，過粗，皆宜審慎。

再說技術方面，評論優劣時，也須從三項着眼：

(一)輪廓顯著，(二)背景清楚，(三)陰陽分明

。譬如說拍的是個人，面部輪廓不顯著，印出來更一片糊塗。這種照片，實在要不得。其次背景也很重要。瑣細的地方，不可忽視。例如房屋照片，門窗，磚瓦，以至於後面樹木，都要明明白白地拍攝出來。第三項是陰陽分明的。畫家作畫，以分別陰陽為入手要訣。拍照也然，陰陽不分明，黑白難區別，製成銅版，便不清楚。用這三項去評定一張照片的技術價值，取舍之間，也就不至於無所適從了。



法國名女作家楊思奇夫人週遊世界，訪求理想婚姻，來華後在滬發表演說，謂理想夫婦已在華訪得。圖為楊夫人由徐仲年教授陪同，參觀本報，與潘社長及採訪室主任吳嘉棠合影。

透視香港

新聞界

潘懷偉

如果我們一踏上這兩個華南的重心——廣州和香港，細心在文壇上找尋一下的話：荒涼，貧瘠，空洞，將是結論了。造成這個情勢的原因，地方的背境以及實際環境，如購買能力低，閱讀興趣弱等，都是殺害文化滋長的潛力。

在初光復的一年間，香港文化界似乎欣欣向榮，報紙雜誌紛紛出版。可是經過短短時間的考驗，根基不穩的就全倒台了。

特別是雜誌，南洋的海外銷路既不行，內地又走不通，於是有五分之四以上，都無法經營下去了。

憑着「老招牌」來號召的華方報與循環報，復刊不久，也因難於支持而停刊。其他像中國報，大中報，聲報，出刊不久，就無聲無息地宣告關門。

能够站穩的報紙，也並不見有什麼好景況。且看：

華僑日報——這等於上海的新聞報。它爭取着商場的大部份閱戶，銷數在四萬八千份左右，是全港銷數最佳的報紙，獨以新聞多見長，其他各方面並無若何特出之處，徒以地方性濃厚，爲一般讀者推重。但因其督印人岑維休的附逆問題未解決，該報仍不能在廣州分銷，刻正謀解決辦法。

成報——是一張通俗小說版的報紙，不側重國內國際新聞，只多刊港聞，消遣性質，高於一切，故爲一般平民所樂讀，每日銷數靠近四萬份。

華商報——除了上述兩張報紙之外，其他出版的日報，很少超過一萬五千份的。華商報在去年復刊的時候，以民盟機關報自稱，但現在一切表現，却全偏側於中共方面。無論在電訊，經濟，和副刊三版上，都頗有獨特的地方，閱戶當然是智識份子比較多，銷數在一萬三千左右，爲了背境的原故，在廣州是不能公開發行的。

星島日報——有雄厚的經濟後台支撐，設備是比較完整的，版面力求精美，而且每日都有圖畫特刊，新聞方面也有些獨有的特訊，副刊趨向新文藝作風。本來是一張辦得不錯的報紙，但銷路並不見佳，假使沒有廣州及四鄉的銷場，恐怕還達不到一萬份。該報的唯一缺點是沒有一定的策略，也許這是失敗的原因。現在主持報務的是林藹民。

工商日報——復刊的時候，挾萬丈雄心以來，可惜幕後的老板，魄力不足，對利害問題看得太重了，不着重於向前發展，所以辦得不如理想的好。內容沒有什麼特點，銷路也不及星島日報。

果然日報——它的作風跟成報差不多，一樣以港聞和通俗小說為編排方針，最有成績的時候，銷路超過二萬份，可是如今大不如前了，已臨風雨飄搖的地步。

在它銷數近二萬的時候，主理人突然宣布增價，每份二毫，（全港報紙俱售一毫）於是銷數就劇跌了，這真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國民日報——直屬於中宣部的一張報紙，由張湖生主辦的時候，銷數低落得可憐，現在雖然換了社長

，也沒有辦法抬頭，售價全港最低——每份五仙。

晚報方面，華僑，星島，工商三家是競爭最烈的，但都不超過一萬份。華僑的編排，算是比較多方面的。工商的風作也好，常常有些幕後新聞的記述。從材料上來看，星島晚報比較差些。

新生晚報——本來兼有日報出版，後來却單獨發

新聞集錦之一——

民國前革命報人

鼓吹革命之報紙，以民國前十三年之香港中國日報為最早。民國創造前革命報人之至今尚健在者，有中興日報之居正及張邦翰；廣東民報之李文範及鄧慕韓、湯增璧、汪東；神州日報之于右任、戴傳賢、邵力子、吳宗慈；大同日報之蔣夢麟、劉成禺；蘇報之吳敬恒、章士釗；中國日報之陳春生、馮自由、王秋湄、謝心準；國民日報之張繼、盧和生、陳由已；廣東日報之陳樹人、勞緯孟；自由新報之孫科；華暹新報之胡毅生、盧仲琳；星洲晨報之周子貞；少年中國晨報之黃芸蘇、李旺、黃伯耀、張羈蘊；及可報之鄒魯等六十餘人。

行晚報，把日報停刊了。就目前來說，是全港銷路最佳的晚報，每日可望達二萬份。編排頗清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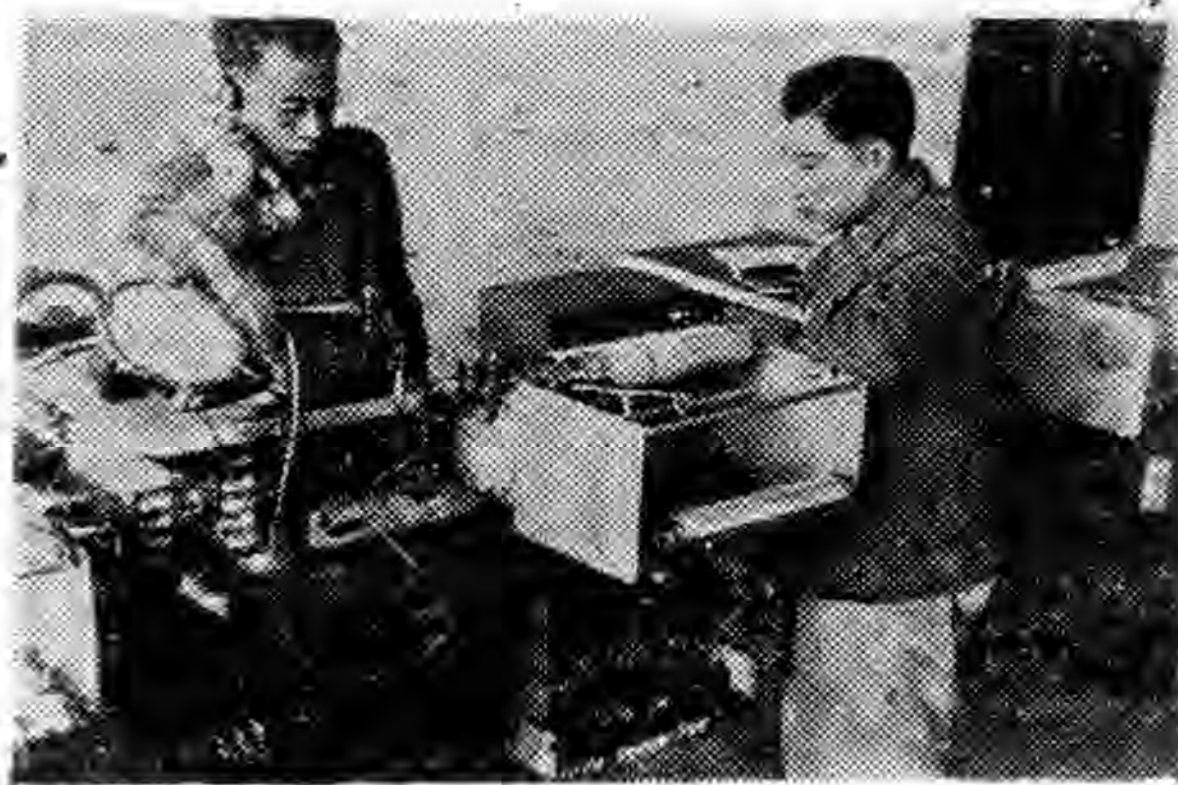
中英晚報——要從新聞價值來看這張報紙，是無話可說的。它徒以低級趣味來吸引讀者，封面的幾條新聞，也「馬虎」得很，銷數却差不多有一萬份。

其他還有十數種以色情作標榜的小報，更不值一談了。

英文報呢，"Morning Post" 和 "China Mail" 都擁有相當的讀者。

報紙的概況說過以後，該談一談雜誌了。

雜誌在香港現在是無法生存得下的，能够依期出版的只有：「羣衆」和「正報」。這兩個都是左傾的雜誌，辦得不錯，但銷路則平平而已。



京滬無線電傳真開放，為我國近代新聞事業之一大進步。

另外像「雷達」和「學生英文週刊」，却因資金週轉不靈的原故，變了不定期的刊物。由於排印和稿費等等問題，讀者的購買力又不充裕，於是迫使雜誌無法生長。

過去由上海來的雜誌，還可以有點銷路，但售價太昂，通常由二元五角到四元，現在也漸漸不行了。

目前美國雜誌又充滿市面，印刷既精緻，圖張又美麗，像 "Life" 等通行的雜誌，一元左右便可以買到一本，這樣更促成了國內雜誌加速的崩潰。

至於在香港分銷的兩個報紙，也不見有好現象。新聞報開始的時候，售價港幣八毫，但代理的大公書局，推銷無方，現降價售六角，銷數還不及大公報的三分之一。

大公報呢？開始的時候，是出航空版，售價一毫五仙，但因為飛機航期要碰天氣的緣故，往往會脫期數天，現也改為分銷了，每份售價五毫，銷數在四百五十份到五百份間。大都數是定戶，零售也不見若何佳景。

由於時代的種種背景，新聞文化應該有偉大的前途，想不到却只在慢性地毀滅！

我在香港的一年來的的工作

林友蘭

我担任本報駐港特約記者的職務，一年以來，凡三次換了筆名，這個事實，反映了在香港執筆時所遭遇的阻力。

這一年間，我工作最起勁的日子，要算去年夏秋之交。那時，在港府查封國民日報事件後，跟着發生港府拒絕引渡我國軍官余兆祺事件，以香港為中心的中英糾紛，真可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國民日報事件之初，為了避免引起英方的注意，我憑報社早就替我弄好的發電證交交通部駐港電報局拍發一條專電，這條專電特別加急拍出，但經過五天才到達上海，比交航郵寄出的通訊稿還要慢。此後，我祇好按照飛機班期趕寫通訊，寧願動筆至深夜，也不乞援於電報局了。

我不敢說我那幾篇通訊可在中英邦交上發生什麼作用。但英人在滬設有機關，專門搜集有關中英問題的情報或資料，這是一個公開的事實。抗戰期間，我曾一度參加昆明英新聞處工作，對英人的「深謀遠慮」，粗有認識。當九龍城設治問題發生的時候，本報的香港航訊執筆人的名字，已由「林友蘭」改為

「凌芳」，這個改變，是我接受了朋友忠告的結果。過了不久，「凌芳」又變了「子健」。如此一變再變，我自認自己對工作的興趣無形中已減低了許多。我非好名，但我總覺得在自己寫的文字上加上自己的名字，對那篇文字倒有負責的意義，尤其是作為一個報道事實的新聞記者。假如一篇寫來不易的文字，而不得不隨便加上一個筆名，恕我欠缺修養工夫，我的內心多少有點不痛快，無法取得執筆時費了相當氣力的補償。因此，這幾個月來，我的報道，多流於「敷衍塞責」。縱使報社方面能够曲諒，我仍覺得十二分內作！

英人重返香港之初，對國人還存三分畏懼，現在則連半分臉也不賞了！他們的政策現已變本加厲，簡直有點「欺侮」的成份。慘案事件接二連三而來，并未因我們的「後援會」，「交涉」或「抗議」而稍稍歛跡。

香港的僑胞無時不在仰望祖國，但祖國的人力和財力，却源源流入這個小島，一年之內，使牠的人口增加了一百二十餘萬，使牠的資金增加了廿倍！譬如一個甘心奉獻金帛投靠於人以圖自安者，還要裝作十分體面，還要人尊重他，要人給他充分的自由，甚至要人垂手退出那個地方讓他來作主人，那是可能的嗎？有見及此，我這個「特約記者」，有時簡直就「無話可說」了！

申報掌故譚

彬之

七、戰訊的採訪

自從本報出版到如今，幾乎全部的時間國內都鬧着戰爭。在遜清末葉的三十年，外患絡繹不斷而來，鼎革以後，軍閥割據，你爭我奪，演出了綿延不絕底內亂。國府奠都南京，總算南北是統一了，可是沒有多久，便是九一八、一二八、以至七七，全面抗戰開始。如今抗戰已經勝利，但槍炮的聲音仍未休止，火藥的氣味迄未息滅。所以本報過去都是在動亂中過日子，而報紙上所登載的，時常也是戰爭的消息。

本來在動盪不安的時期，一般人對於戰事消息，是最關切的，可是早年的新聞界，却不甚重視。那時採訪新聞，甚為草率簡陋，至於到火綫上去採取戰訊，一般人更不願嘗試。除了轉帳傳聞的一鱗片爪之外，報紙上要得到一點詳細準確的戰事消息，實在是一件難事。

申報首先看到戰事消息的重要，從事採訪，披露詳情，大為讀者所歡迎。

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日本藉口台灣生番殺人，與兵進襲番社。本報老闆美查即親自出馬，赴台灣探訪真相，揭露於報端。那時上海廈門間的電報已通，所有消息，均轉廈門然後傳至上海，迅速而翔實。同時，報上再選譯日本，香港各報紙關於台灣的消息，更轉載了兩篇。

有關台灣生番的攷據文章，撰寫社論，也即以日本進攻台灣為題。這種編寫的方式，開我國新聞界的新例，讀者爭先購閱，銷數增至數千份。

十年後（光緒十年，即一八八四年），法軍侵入越南。美查又雇俄人至法營探刺軍情，這是我國新聞界有隨軍記者之始。次年，法艦隊進襲寧波，本報又遣人前往觀戰，所刊載的消息，更為江浙一帶人士所注意。那時上海字林西報中文版也登載戰事消息，和本報競爭頗烈，可是總不及本報之迅捷而翔實。這時點石齋畫報已經發行了，即將戰事，繪成圖畫，加註說明，刊載其上，更為婦孺們所愛看。

這兩次戰役，使申報的銷數增加數倍，尤其中法之役結束後，申報聲譽大隆，廣告激增，添出附張。因為篇幅的擴大，發行的增加，紙張的供給感覺到不敷應用，所以在這兩次戰役中，曾更換了兩次紙張。自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一日起，從竹連紙改為賽連紙；中法一役之後，又改用機製的油光紙。

兩次戰役，可說是給了申報一個發展的機會，本報把握了這個時機，奠定了事業的基礎。

八、電報傳遞新聞

新聞是受時間限制的，晚近通訊技術進步，方便新聞事業得以高度發展。回憶過去傳送消息，祇憑郵遞，像路透社用幾只信鴿來傳送消息，已是了不起的事情，在今日看來，當不禁失笑。有綫電報，現在已是很落伍了，可是從郵遞而改為電訊，確是新聞技術上的一大進步，值得一記的。

電報之發明，迄今尚不滿百年。中國國內電報，

SHUN PAO 申報 刊增車汽報申 SECTION AUTOMOBILE

PREST-O-LITE

WAH CHANG TRADING CORP

華昌貿易公司

●本報汽車增刊，於民國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創刊，每出一大張，隨報附送，刊載提倡公路建設和利用汽車的文章，並為讀者介紹汽車購售及雇用司機機匠等等。

以光緒七年冬，上海天津間的電報綫爲最早。一八八二年一月十六日（光緒七年陰歷十一月廿七日）申報會刊有消息云：「中國創設電報，以天津爲總局，以臨清、濟寧、靖江、鎮江、蘇州、上海等六處爲分局，計程二千八百里，沿途建立電桿，並設巡電營房，派兵邏守。就近居民，均知此電綫爲國家所設，對之無不鄭重。前月已一律告成，先由官場演試，自本月初四日起，照章收資，不論官商，均可傳達信息。」

津滬間電報既通，申報即開始利用電報傳達清廷消息。第一號國內電訊於廿五日晚十一時收到，是一道德諭旨，因新聞已經排好，乃改於廿七日刊出，並將它排在其他新聞之前。

越三年，平津間電報綫繼續完成，各項重要事件，有時也由電報傳遞。那時申報的主筆爲錢昕伯，他開始淘汰報紙上那種信筆點綴的無聊文字，而將朝野大事的新聞，列於重要地位，那時美查很信任他，賦以裁奪的全權。這樣，使申報的編排，耳目爲之一新。

現在無線電已經普遍地應用，電氣傳真可傳照相圖片，有線電報在通訊上的地位，已不像從前的重要了，可是在那時看來，利用電報傳遞新聞，確也是件破天荒的創舉。

新聞集錦之二——

全國報社通訊社統計

根據中宣部本年一月統計，全國報社期刊共一八三三家，通訊社共四九二家，各省市分佈情形如后：

新聞紙方面，京四九，滬八〇，平四五，青一六，津三四，漢三五，穗四二，渝六一，蘇七一，浙八三，皖四九，贛九一，鄂六八，湘一三一，川九九，滇三一，黔三七，粵一〇一，桂九〇，閩一一二，台二七，冀三三，魯七，豫八三，陝四五，晉一一，甘六八，寧一，青三，新六，康一〇，綏六，遼四，吉一，港一，松一，軍報二二九。

通訊社方面，京二三，滬三七，平二一，津一一，青五，漢一四，穗二二，渝一二，蘇十六，浙五八，皖八，贛三七，鄂一，湘五四，川四五，滇二，黔一，粵三五，桂四，閩二三，台二，魯二，豫二三，陝九，晉三，甘七，康二，綏二，遼二，港一，軍中通訊社一一。

以上統計，僅限於在三十五年內經登記核准者，實際數目當尙不止此也。

一百萬元的故事

爲方

服務一例

「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社會服務科的工作，原是很有意義的。最近我們辦了一件事也很值得一記。

一位小商店裏的夥計，有一天奉店主命到銀行中去解款；因爲店主在送款簿上將現鈔和支票寫在一起，銀行收款員認爲手續不合，囑其重寫，那知這位夥計一不留神竟把三百六十萬元寫成二百六十萬元了。直到第三天，開出去的支票被「存數不足」的理由退了票，才發覺了這一錯誤。急忙到銀行中去交涉，你想怎麼會有結果呢？因爲送款簿上明明白白寫的是二百六十萬元呀！

一個月入只有十五萬元的小夥計，現在要他賠償六七倍於他一個月收入的鉅數，這怎麼吃得消呢？何況他還有一個八十多歲的祖母，年已花甲的母親，和尙未成年的妹妹。他的妻子雖在工廠裏做工，一月的所得僅僅十三萬元，這樣的一家，生活負擔也着實不輕鬆呀。

這位糊塗蟲幸而是本報讀者，他知道本報致力社會服務，能够替讀者解決困難；於是他寫了一封求助的信，希望能够替他籌借一百萬元，以便償付賠款。字裏行間，訴說得十分可憫，令人感動。

像這類的事，很使我們難於處理，因爲一方面固然是「情殊可憫」，而另一方面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譬如說本報主辦的晴霞救濟金，只是救濟「孤寡無法謀生」和「貧病無力求醫」的兩種人，這筆由讀者捐助的專款，就不能隨便通融。如果代爲籌措，也談何容易？所以當初我們認爲只能以「秀才人情」復他一信，予以安慰和勉勵。

幸而趙副總編輯認識這家銀行的總行業務處經理，而且有相當的交情。趙先生本他愛人以德助人爲業的精神，認爲有替這位讀者設法的必要。他就介紹我們去見這位經理，商討有無辦法可以補救。同時我們又到這位讀者的店裏和他的住處去調查，是不是確有這

回事？以及這個人是不是靠得住？銀行方面也會派人作了一番調查，雙方都認為並無可以懷疑之處，而且確屬十分可憫。這位經理先生也是一位熱心人，他說申報致力社會服務，非常欽仰，這件事銀行本身當日既未發現有現鈔多出來的事，手續上也未有謬誤，是無法處理的；不過他很同情一個小夥計，生活這麼苦，怎麼賠得起？他願意私人捐助五十萬元，來響應本報的「社會服務」。於是乎我們兩天的奔走，就有了滿意的結果。

我們擬定了對於這件事的處理辦法，認為這位夥計誤失了一百萬元，自應負擔賠償的責任。現在既捐到了半數，銜情酌理，似乎賠償百分之六十五也差不多了。至於不敷十五萬元，由他自理，因為雖說是一時疏忽，但總屬咎由自取，所以也應該給他一個教訓，使他以後做事不會疏忽。而餘數三十五

畫眉筆

編輯部季箴若兄，於上月十八日，在金門飯店結婚。季兄素擅繪事，聞婚後每日為新夫人化妝，以丹青妙筆，染脂塗粉，便覺黛眉朱唇，益顯其嬌豔。閩房樂趣，固不讓張敞專美於前也。

萬元，那只有歸店方承認吃虧了。因為在店主方面，於解款回來後並未查看送款簿存根，也是失察的。

我們的辦法決定以後，就再和店主商量，他完全同意，而且十分感激；因為沒有我們的「服務」，沒有五十萬元的捐助，一個小夥計是賠償不出的。於是乎皆大歡喜，我們的「服務」也算有了成績。

現在我再告訴你這件事的幾個當事人的情況：

誤失款項的是本報讀者何慎夫君，現年二十四歲，江蘇江陰人，住閩北新疆路國慶路順興里十一號。這裏所謂「里」，其實是棚戶，小小的一間平屋，居然可以在室內再搭成兩層，上層住的居然還是二房東。下層當然低得只有一個人的高度，而且住了四家之多；換句話說，就是四張床舖罷了。

店方是新開路五一五號潤泰祥禮品局，店主周君。這店的範圍很小，遠不如我們報館的芳隣——新華、新中央、大中華等家，店主夥計一共只有三個人。銀行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靜安寺分行，慨然協助的是上海銀行總行業務處經理朱汝謙先生。

最後我說句笑話，社會服務好比管閒事，做這類工作的人要具備一個基本條件——熱忱；換言之，就是要有一「好管閒事」的精神。

本報時事照片在京展出

京記

上海的報紙把在南京發生的事情影寫出來，今天再拿到南京來，請南京人看，該是多麼親切的一回事啊！所以本報這次在京的時事照片展覽，在不宜傳不號召的情形下，仍然獲得了無數的觀衆。這一點，一面是蔣主席豐采和熟悉的國民大會這兩部份吸引了他們，同時也得感謝本報攝影記者顧廷鵬俞創碩兩君的手法優良，把那些鏡頭真切地影寫了下來。

這次本報的照片展覽，是由南京辦事處主任周滄夫發起並籌備。當辦事處同人知道將有一個展覽會要舉行時，這個展覽會已在那裏等待我們去參觀了。周先生在籌備時真是聲色不動，一天到晚坐着包車東跑西走地接洽。周先生是前鋒，也附帶設計，同時許承鏞先生胡濟民先生汪錦德先生都在後面出力。所以這次展出，在籌備上，是最有條理的。

這次在京展出的時間不算短，更爲了京城地廣人多，所以展出的據點一共有四個。首先在金陵大學展出十天，自五月廿三日起至六月一日止；其次在中山東路的介壽堂，自六月二日起至六月六日止；隨着在京中風景區玄武湖展出兩天，自六月七日至八日；最

後在京市最熱鬧地區新街口社會服務處展出四天，自九日至十二日。十三日那天，照片已經在京滬車廂裏了。

原定這次展覽要打入學府去，一面可盡到介紹的功效，同時申報這張報紙的內容，可以更深刻地印入學子的心裏。但想不到照片一到京，學潮就狂瀾似的此起彼伏，毫無休止，所以原來想分別在各大學展出的計劃，終於放棄了，只能在周先生的母校金大展出了十天。學生雖在罷課中，但觀衆是挺踴躍的。

展覽會佈置有一個特點，既藝術化，又簡單明瞭，而且便利參觀。這個特點就是利用樓梯。從金大起，到介壽堂以至玄武湖，都是利用樓梯。一步一步登上去，照片就梯形的一張張掛上去。尤其是介壽堂，從門口起一直看到三樓，那新的白粉牆上，一張張漂亮而有意義的照片擺上去，真是再美不過的了。

在玄武湖展出的兩天，一是週末，一是星期日，遊客如雲。那個展覽室（光明廳）竟被擠得水洩不通，及至到達樓上，一面瀏覽照片，一面憑欄遠眺，湖

（續見32頁）



新聞講座 之五

君默譯輯

第五章 新聞的編輯

要瞭解新聞編輯中的許多問題，我們首先當瞭解一點「新聞」的本質。這件事情說來很不容易，因為「新聞」究竟是怎樣一件東西，編輯者們的意見互相很不一樣。新聞是變動的，不可捉摸的，時發時休，時時改變的。在某張報紙是新聞，在別張報紙看來或不成新聞；對於這批人是新聞，對於那批人或不是新聞。而且，對於新聞的着重點，由於環境時勢的改變，即使在同一張報紙也是常常不同的。

沒有人對「新聞」下過一個較為滿意的定義。許多編輯先生雖都下過定義，但都是就其自己報紙中本身工作的立場點出發的。當然，每個讀者或團體的領袖，對於什麼是新聞，也自有其主見，不過分析起來，也無不帶有其本身之立場。我個人會對此作一客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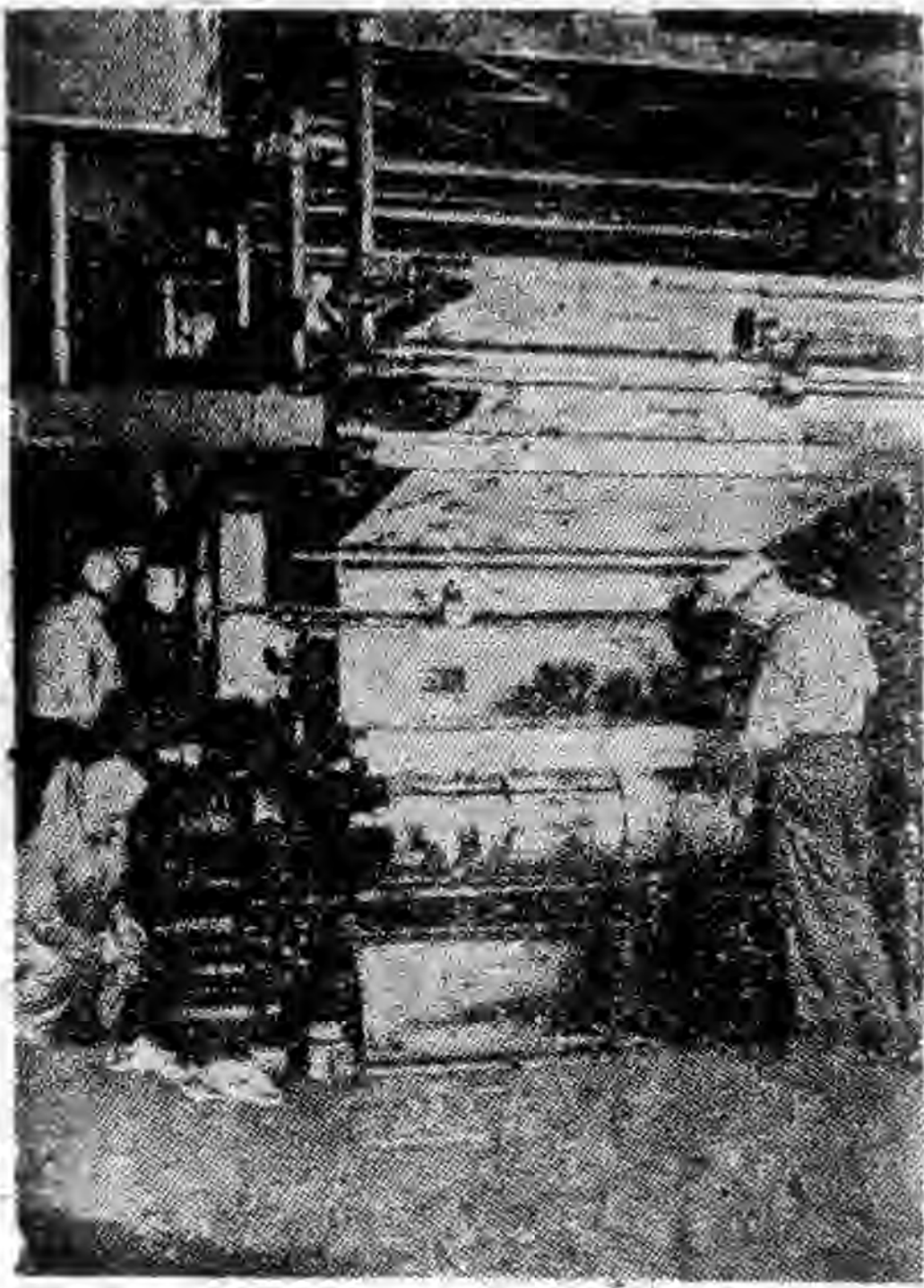
的研究，覺得新聞的定義應該是如此：

「新聞是對於本報讀者有關係或興趣的，許多當前事實之綜和。」

這個定義也許嫌太空泛了一點，但的確已指出了新聞的若干要素。第一，它必須是「當前」的事實，因為新聞應該是愈新鮮愈好的；第二，它必須只限於「事實」，個人的好惡意見應絕不摻雜在內；第三，這些事實必須對自己報紙的若干讀者是有相當關係或興趣的。這並不是說每件新聞應使每個讀者都發生興趣或者都有關係；這是不可能的。而事實上，報紙篇幅如此之多，讀者也決不會每條新聞、每個字都讀到的。

「新聞」的範圍既如此廣泛，且在各報都不相同，所以此處我只提出幾點與新聞編輯極有關係的新聞特徵來談一談。

第一，一張報紙的選擇以何者為需要登載的新聞，是由它的讀者來決定的。一張報紙可以沒有廣告，沒有別的財源，但若沒有了讀者，那就一天也出不了去。所以，報紙的發行人和編輯必須時時把自己的讀者放在第一位。他們選擇新聞，亦應該以此為考慮的出發點，「紐約時報」的讀者所要看的新聞，「每日工人」的讀者也許是不要看的；「巴的摩太陽報」的讀者所要看的新聞，「芝加哥論壇報」的讀者也許是



紐約時報所用的新式捲筒機，每小時印出報紙四萬五千份。

不要看的。每張報紙每天所發表的新聞，應考慮到有多少是自己讀者所希望知道或有關係的。如果報紙忽略了這一點，它的讀者就會轉向別的報紙去了。

第二，新聞應該是很客觀的。這一點，大家都說起過了，不過在新聞編輯上，還需要特別提出。客觀意思就是說完全以其事實及重要性為依據，和編輯本身的主見以及報紙的利益毫無關係。新聞事實應獨立存在，這種理想，就是哲學家所謂的「絕對真理」。

要達到客觀是很不容易的。事實上，這是報紙最難的工作。這需要長期的訓練和努力，才可能揭除自己的偏見和好惡。每個編輯者都不免有他自己種族、宗教、政治、社會、經濟、和教育上不同的環境。這種種特性依附在他的身上，有如影之隨身，時時影響到他的判斷。但他必須把這去掉，他必須以一種對讀者和對社會的高度的責任感來代替這種偏見。

第三，重要的新聞很少在當時便已完備的；許多重要的新聞時時在發展，在變化。一次戰役的勝負決非指日可期；一件法案的通過需要好多天；一樁謀殺案不會在明天便真相大白。編輯者必須設法處理這許多不完備的，時時在變動的。而且，供給新聞的

人常常喜歡隱晦一部分事實，或者把一部分事實大加渲染，凡此種種，都需要編輯者的審慎辨別。何況還有檢查，宣傳，遞送，歪曲，中傷，等等原因，使新聞真相不易發現，即發現亦不易發表。

第四，版子不能等新聞。開印的時間有一定，否則就要趕不上飛機，火車或者長途汽車的班期。讀者是不肯原諒你的遞送脫班的，他會一怒而改訂了別的報紙。所以時間的因素在編輯中佔着一個極重要的位置。能刊進去總是比不刊進去好。而重要的新聞常會在最後一秒鐘來的，尤其是在戰時。編輯者們很少有猶豫的時間。他必須想得快，決斷得快。他的決斷而且必須是一下就對的。

第五，一切新聞的重要性都是相對的。每天，新聞總是太多，而篇幅總是太少。編輯者的問題是在如何把這些應該發表的新聞都刊進去。但新聞之來也不是每天數量平均的。有時新聞雖多而皆不甚重要；有時重要的只有一件而却蓋倒了所有其他的新聞（如日本投降大戰突告結束等等）。重要的大新聞一到，別的就都要減少其篇幅，或改換刊載的地位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新聞是如何經過一番編

輯的工作，而成爲一張報紙的。這裏我們舉的是紐約時報的例子。

晚上八點鐘，紐約時報的編輯部中正忙碌非常，工作迅速，緊張，靜肅。數小時來，新聞和照片通過電報、無線電、電話、飛機，潮似地擁向編輯部來。歐洲戰場上的隨軍記者正在整理這一天的材料。在中國，緬甸，菲律賓的特派記者，正值一天開始，回顧昨夜發出的電報，看有無新的發展需要添加補充。華盛頓的辦事處還在緊張活動。本埠採訪記者坐在打字機前。華爾街的記者已完成工作，只留一人守望。體育記者們已寫下一天的活動，準備採訪夜間的比賽。評論員們各奔戲院，歌劇院，音樂會。還有許多「述寫記者」正在以電話向外埠聯絡，探訪新聞。數十大城中的特派記者正和各編輯通話，並依照指示送進新聞。各通訊社送來成千成萬的稿子和成百的照片，包括着全球發生的新聞。在一夜的工作結束之前，總有一百萬字以上的新聞稿送達編輯部。

各編輯正在閱讀、揀選、裁剪新聞。也有的在選取照片，或指導繪製地圖。從這一大堆材料中編者須選出適當的新聞。新聞必須清楚明白，人人皆可瞭解

。複雜的問題應加闡述。晦澀的地方應加補充。背景必須指出，以幫助讀者了解這件新聞的重要性。在每一件事上，都需要對於新聞的廣泛的知識和迅速的決斷。而且，這種種新聞在長度上地位上又必須剛巧適合篇幅。

晚間七時左右，負責版面的副總編輯一人即決定了當晚各版新聞和廣告的篇幅地位。在決定前，他先與各方及各編輯會商，看當晚各種新聞的重要性及數量情形，以憑作最後的決定。決定以後，即通知各版編輯，如評論版，經濟版，本埠版，國內版，國外版，體育版，娛樂版，家庭版，藝術書評版，無線電節目版，圖畫版，專論版，……等等。在平時，紐約時報每日約有新開二〇〇至二二〇「批」(按此處係沿用習語，國外報紙以直柱計，應算為「欄」)，但在戰時因紙張節約，每日約只一五〇至一六〇批。此事使編輯者十分感覺困難，因為篇幅如此之少，而新聞則多得不堪。就目前情形而論，每晚送進編輯室來的稿子約一百萬字，而能用的不過十二萬五千字左右而已。

新聞送進來後，即分發到各編輯組去。編輯組的

分法各報不同，以紐約時報而論，共分六組：一，國外電訊組(包括一切國外新聞及國內新聞之與外交有關者)；二，國內電訊組(包括華盛頓，及國內各城市的新聞)；三，本埠新聞組(即紐約與近郊所發生之一切新聞)；四，體育新聞組；五，經濟新聞組(包括一切商業新聞)；及六，文化新聞組，包括社交、戲院、電影、音樂、藝術、夜總會、等等新聞。每組有一個主任編輯，其下有若干助理編輯(有時每組多至十四個助理編輯)協助其工作。通常每一助理編輯專理組中的一部分，如體育組下，一人負責足球新聞，一人負責棒球新聞，一人負責拳擊新聞，等等。

所以，一張現代化的大報，不單採訪某一問題的是該問題的專家，編輯某一新

新聞集錦之三——

美國的戰地記者

此次大戰中，美國隨軍記者無數，其中戰死者十六人，被俘者二十八人。他們登陸時，僅攜帶隨身法寶一件(打字機)涉水上岸，背一袋臨時口糧及少許日用品。記者不許帶槍，但身上掛有上尉符號，以便萬一被俘時，可享受上尉待遇。

聞的也是該問題的專家。編中國方面新聞的，必須是東方問題的權威，他必須知道中國的歷史，文化，當前問題，政治、經濟、軍事情形，以及人物背景等等。同樣地，編輯華盛頓新聞，市政府新聞，華爾街新聞，歌劇院新聞的，亦莫不皆然。寫新聞的人固然必須對這個問題清清楚楚，編新聞的人也必須同樣清清楚楚。每個編輯者都必須有廣博的知識，長久的經驗，和健全的判斷。有了這三樣，他才可能在編輯中同時顧到精確和速度。

各助理編輯乘各組主任編輯之命而行。各組主任編輯決定自己組內各種新聞的取捨，但最重要的新聞，則由總編輯來決定。助理編輯的責任是很重要的，衡量新聞，剪裁，補充，註明字體及地位，最後，還得製作標題。

新聞集錦之四

美國新聞教育

美國的專科以上新聞學校，共有七十二所，其中五十二所共有學生一三、八七四人，男生佔八、六四一人，女生佔五、二三三人。

第一，引起注意；第二，簡括新聞；第三，美化版面。近代報紙篇幅浩繁，一位讀者絕無時間可以把所有新聞從頭至尾都讀一遍，所以標題必須告訴他一切新聞的大略內容，使他決定某段新聞要看一看，還是略去不看。由於地位的有限，標題字數亦極有限，在寥寥數字中必須道盡這件新聞的內容，正確而完備，措辭之間，又須顧及這件新聞本身的性質與精神。它們必須明白清楚，但又公正地包含了新聞中的各個不同方面，絕不偏袒。而且，字數又須有對稱，看時一目了然。誰要是說這件事情是容易的，你自己倒就試試看！

紐約時報是採混編制的，當日最重要的新聞，不問國內、國際、本市、政治、經濟、體育，統統排在第一版，號稱「第一版新聞」；其最重要的，則為「第一版頭條新聞」。當各編輯組已把各種新聞讀過、選過、編過以後，總編輯副總編輯即與各組主任編輯會商當晚的新聞情形，篇幅問題，及以那幾條新聞可用作第一版新聞。第一版新聞是重要的，所以選擇時特別審慎小心。頭條新聞如十分重要，篇幅可能佔到大半頁，標題和報紙橫面同寬。但平時如沒有什

麼了不起的重要新聞，則頭條新聞可能也只是一欄寬的標題。編輯者絕對依照新聞本身的客觀價值來定其重要性，絕不故意誇張渲染，聳人聽聞。

第一版普通大約有八欄地位，可容新聞十二件左右。別的較次要的新聞就只好無福排在第一版。決定第一版新聞的內容時，各組主任編輯常會爭辯起來，當然，總有人要失望的，因為新聞太多，篇幅太少。同時，編輯者們也須顧到新聞的變化，第一版新聞應時常變換，有時華盛頓新聞，有時國際新聞，有時本埠新聞，有時政治，有時科學，有時一二件重要的社會新聞，以調節讀者的口味。他們同時也喜歡多登自己記者採訪的新聞，特別是新聞中有別報所未會知道的材料時。

各版版面的安排，也有一版面編輯們專門負責，他們留在排字房裏，指揮各種拚版的工作。在紐約時報，晚上九點鐘前這種種都必須弄好。

新聞編好後，陸續送到排字房去。其需要稍待補充的，則留出空白，註明「待續」或「待補」，以便等有新的電報或消息來時，立即補入。如此，當編輯部新聞全部發完時，排字房中大概亦已排好一大半了。

。那時，各美術編輯就在銅版房檢閱插圖照片，附註說明，預先準備妥善。

各副總編輯閱讀送上來的清樣，對新聞中之需要補充者加予補充，不甚清楚者加予說明，長而不當者刪節，短而不足者增加，標題不甚好的即予改寫。有的新聞無甚價值的，就把它抽掉，如有新的重要新聞，即予加入。如果有極重要的新聞突然送到，則整個版面當然也就須完全改樣了。

開印前半小時，副總編輯一二人即到排字房，指揮最後的版面安排，總編輯則守候編輯部，以備有突然的新聞送到。

十點十分，紐約時報的四十張紙中，有十四張已完全弄好，澆出紙版，送上印刷機。另外二十六張則正加速拚排，空隙的地方之屬於廣告者亦已插入，標題已經安上，

成績

——捧腹小集之一

委員會開會的結果，大都只是幾盆烟灰和無數烟頭。

排字房中各版面編輯「正來往徘徊，指揮排字工人拚版。校對室則

作最後一分鐘的複校。十點四十分，各張俱告完成送上印刷機起印。

二十分鐘內，報紙已全部印出，在街上發賣，或分送往飛機場火車站，運往全球各地了。

編輯部的工作並不至此就完了。因為這還只是一天的第一次報，還有第二次報，第三次報。各次都有其特殊的地域對象，約略說來，第一次報是趕火車飛機班期運往外埠的；最後一次報則是清晨在本埠街上發售的。

第一次報出版以後，各編輯立即繼續準備。首先，他們詳細研究剛出版的報紙，是否有一部分需要略加增刪。關於剛才的新聞中如有自己記者的報導送來，即將通訊社的稿子換去，代以自己的報導。新到的新聞一一插入。各一版面編輯一在離開排字房時，並注意有無剛才拚版時無法拚進去的稿子，以備第二次報中應用。凡只對某一區域讀者有興趣的新聞，在這一區域的報紙已寄出以後，這些新聞就可抽去，以便空出地位，刊載別的新聞。

編輯室的這種緊張情形，一直延續到第二天清晨，最後一次報拚了版，上了機器，總編輯向大家說了「再會」，這一夜的工作才告圓滿結束。那時候普通都在三點五十分左右，東方已將發白了。

（續25頁）

山在眼，好像才從駱駝隊上（照片邊疆部份）回到了秀麗的江南似的。

可惜的是，在社會服務處展出的時候，適逢服務處面前翻修馬路，行人難得通過，致使最熱鬧的地區，不能獲得最多的觀眾，這一點是始終引為遺憾的。

有一部分照片，特別引起觀眾的興趣。國民大會的不必說，南京人最有親近之感，還有蔣主席到上海，汽車進化史，介紹汽車的演進，以及美國小姐的選舉，美國公務員要求加薪遊行請願等等，都給人們很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們不能諱言的是，內容儘管已够豐富而琳琅滿目，但是在時間價值上說，有一個缺點是沒有更新鮮一點的材料，尤其是在國大以後，首都幾次全國性的事件，都沒有一張照片。還有是一份照片曾經在南京辦事處的每日照片中展覽過，不免重複，這兩點都是希望大家能够研究一番的。

展覽會是結束了，但願它會再來一次，同人們還希望，京市的人們更這麼希望，因為照片的展覽，在京中各報還是史無前例呢！這個開闢天地的功勞既屬於申報，今後就應當繼續舉行，以加深讀者們的印象。

「九一八」事變後兩年，申報派記者陳賡雅先生作西北之行。陳先生在綏遠住了幾天，我以地主之誼，作了嚮導，這是我認識的第一個申報館人。後來申報經理馬蔭良先生會來綏一次，當時我正赴西安，不在綏遠，沒有見上，由我的同事吳希聖先生（現任中央社寧夏分社主任）招待。申報是中國第一個老報紙，可是當時綏遠當局却不知道馬蔭良先生是何許人。馬先生在綏只匆匆留了一天。

白靈廟挺戰以後，上海對綏遠注意起來了。不記得是申時電訊社還是大

晚報，介紹我給申報在綏發新聞電，當時的報酬是每月六十元。綏遠公祭白靈廟挺戰陣亡將士的大會，申報電囑我

代表申報致祭，在我覺得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不記得是在這以前或以後，我認識了申報駐北平的記者朱鏡心先生（不知他現在還健在否），是一位好好先生，給我的印象很好，後來不斷在北平見面，這是我認識的申報的第二個人。

「七七」事變那天，我正在上海。那一回在上海見了申報館的許多人。在這以前，有人在津滬分別參觀過申報和其他報館，回來和我說：申報不比他家，是很謙虛的。當我在津滬時和幾家報館過從以後，也

有這個感覺。

抗戰八年，我從綏遠跑到陝北，申報也在淪陷區中了，自然彼此斷絕了關係。今春有一天，忽然心血來潮，冒昧地給申報寫了一封信，作一次毛遂自薦，敘述我和申報過去的關係。不久便得覆信，並且寄來電照，要我恢復過去的工作。

申報的謙虛，正是申報的偉大處。過去我所認識的幾個申報的人，如馬蔭良，朱鏡心，陳賡雅諸先生，都是那麼虛懷若谷，

我與申報

許如

，都是那麼虛懷若谷，誠摯動人。現在申報改組了，申報的這一個傳統的精神是保存着的。

就以我這一回和申報的恢復舊狀說吧，也正足以說明申報的坦白，真誠。可惜我一方面因為能力的關係，一方面也有別的事忙着，不能給申報多所努力，很覺慚愧不安。

申報的資料室我是參觀過的，可以說是全國第一。現在出版的「館內通訊」也較國內任何報館或通訊社的同仁刊物精彩。我今天簡單的寫這幾句話，以供補白，並祝這個刊物的進步！

卅六年六月五日，綏遠。

編者按：馬·朱·陳三先生現均不在本報。

開成新聞界

周學端

成都是西南重鎮，我國著名的文化古城之一。論中國文化史，遠從漢代文翁化蜀始，文人才子，歷代輩出。而中國的印刷術，益州是萌芽發揚的搖籃地。宋元的「蜀刻」，在當時會為文化界放一異彩。這可以說明近代新興的新聞事業，成都是應該不落於國內各大都市之後的！

談成都新聞事業史，可以分成（一）萌芽、（二）發育、（三）繁榮三階級。到今天，成都新事業恰好踏上繁榮的初階；「質」的方面，雖然因人才、物質、交通、工商業的不健全或不發達，受到環境限制，不能與滬京各大報並駕齊驅，但「量」的方面，以人口作比例，却比任何都市不會遜色。

先談成都報紙，據中央社供稿統計，其數量之多，僅亞於上海而為全國第二。目前成都發行的日、晚、刊共計二十四家，茲依據其個別性質，開列「花名」於次：

（一）官方的或有立場的：（一）中興日報（原名成都中央日報，中央宣傳部主辦）；（二）黃埔日報（原名黨軍日報，陸軍軍官學校主辦）；（三）四

川時報（財廳主辦）；（四）民意報（省黨部主辦）；（五）新中國日報（青年黨機關報）；（六）社會日報（西康政府主辦）；（七）西南新聞（與川康綏署有關）。

（二）商營的：（一）新新新聞（成都報紙銷路最大者）；（二）新民報（日刊）；（三）成都快報；（四）華西日報；（五）建設日報；（六）新社會日報；（七）民風日報；（八）工商導報；（九）公理報；（十）益報；（十一）時言日報。

（三）晚報：（一）新民報（晚刊）；（二）新新聞晚報（新新新聞晚刊）；（三）成都晚報；（四）東方夜報；（五）光明晚報；（六）華西晚報（民主同盟機關報）。

其次說到通訊社，成都通訊社之多，真是冠於全國，無法統計。除了備具規模的中央通訊社成都分社，華夏新聞社等三數家外，其他大小通訊社，風起雲湧，此仆彼興，據市政府最近統計，已登記每日發稿的有六十八家。

成都新聞事業，「量」雖如此發達，但「質」的

方面，恰與此成反比。成都報紙雖有廿四家之多，但銷路之微，令人難以置信。其中規模較備，銷路最廣，經營差可的「新新新聞」，總銷數尚不及三萬份，廣告亦僅足維持。其次新民日晚報合計銷達二萬份左右，其他「自鄧以下」，銷僅千餘份或數百份的，比比皆是。主要原因，當然是一質一的落伍，無論就內容、版面、印刷、紙張以及規模組織來說，與京滬大報比較，真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計。

成都新聞專業素質的落伍，因素是（一）人才的缺乏，尤其是現代新聞事業必需的各部門專才的貧乏；（二）物質的匱乏，舉凡紙張、機器、印刷、與現代報館必需的物質設備，都因陋就簡；（三）環境的限制，成都歷來是西南政治重心，而不是商業中心，報館經濟所依附的廣告和發行收入均受限制。他如報館組織不健全與不科學化，主持人對新聞專業無認識等等，使成都新聞事業，停滯在舊的階段，牛步式地慢慢前進。

因為上述各種歷史環境的條件，表現在成都新聞界，一般辦報的目的，真正從事新聞專業者少，作為獲取政治地位的階梯者多。而參加新聞工作者，不脫「文人論政」的習氣，報紙上造謠，攻訐，漫罵，已司空見慣，「新聞道德」不大受人重視。所以新聞界的派系分明，壁壘森嚴，一字意氣，互相攻擊，尤其對官吏更不客氣，經常有某報對某人（政府高級官吏

）發動攻勢，指謫漫罵，無微不至，連篇累牘，可以數月不休。在成都，高級官吏最怕記者，「輿論」頗能發生相當高度的力量。

因為政府對新聞管制的不嚴，報紙和通訊社可以隨意此仆彼興，在去年極盛時期，成都一度擁有五十三家報紙。今年統計參加報業公會的單位（包括報紙通訊社），共九十二家，已參加記者公會的會員共三一九人。今年是選舉年，預測在大選前，準備出版的報紙尚有十餘家，其餘正式或非正式的記者與準記者數近千人，由此也可見成都新聞界的繁榮程度了。

最後談到成都新聞界的組織，正式團體有三個：（一）報業公會，由報館與通訊社聯合組織，理事長陳斯孝。（二）記者公會，由全市記者聯合組成，理事長趙純繼。（三）四川新聞學會，由中政校，復旦，燕京，川大各大學新聞系同學及外報記者組織，筆者權篆理事長。

以上是成都新聞界的大概情形，雖然在物質缺乏，經費困難，人才不多的諸種條件限制下，使成都新聞專業處在水準狀態以下，但，對大部份新聞從業員生活的清苦，工作的努力，記者在本文結束時，願特別提出報告。

英國 報壇

朱敬炘



談新聞事業，英國無疑地是塊老牌子。全世界銷數最多的「世界新聞週報」，被譽為輿論權威的「泰晤士報」，都是在倫敦出版的。

英國的新聞界，素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的搖籃」。的確，自由主義是英國報紙很顯著的特徵。但從二次大戰前夕的英國新聞看來，他們和政黨的關係，已不若維多利亞時代的緊密，而漸漸地趨向大眾化。這是英國報紙的轉向，也可說是它已向美國報紙低頭。

英國的報紙，有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分別。像泰晤士報，每日快報，每日郵報等，它們的銷路遍及英倫三島的每一角落。由於鐵路，公路，航空的便利，運輸十分敏捷，復加以調配的適當，使各地讀者在早餐時分就能讀到倫敦的報紙。地方報紙則除了孟撒斯德導報，蘇格蘭人報，和約克州郵報等數種頗有力者外，其餘是不能和全國性報紙相抗衡的。

在倫敦有一座古老的紅樓，這座紅樓已老得成為灰黯色，委實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了。但考查這座紅樓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英國的報業史。那便是倫敦印務大廈廣場，泰晤士報的所在地。泰晤士報是英國最老的報紙，已經有一百六十年的歷史了。它始終保持着傳統的獨立政策，一貫的言論態度，造成了世界輿論的權威。它所報導的新聞，英國的首相、閣員、議員都注意它，工商界和自由職業的人，也很喜歡讀它。連和

新聞集錦之五

英倫報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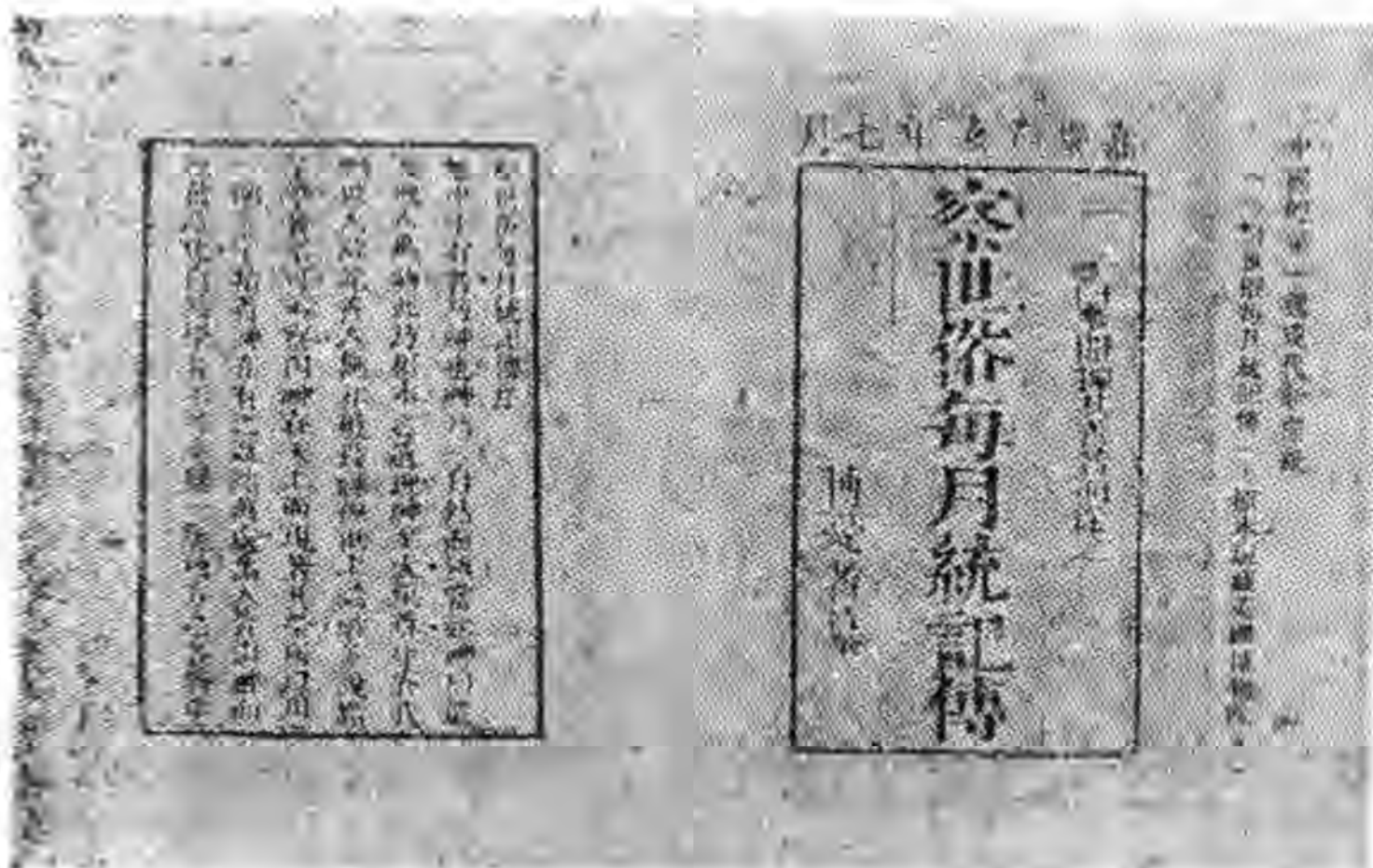
英倫報紙目前週刊最暢銷者為世界新聞週報，每期七百萬份。報紙方面，每日快報三、四六三、〇〇〇份，每日導報二、一五〇、〇〇〇份，泰晤士報日銷二二九、〇〇〇份。

英國有密切關係的許多國家，也極重視它。不過它的發行額並不大，祇有二十萬份多一點，而其言論，則有極大的效果。林肯總統曾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東西，或者除了密西西比河之外，就是倫敦的泰晤士報了。」由此，可見世人的推重。

就銷數論，世界新聞週報達七百萬份，人民週報四百五十萬份，每日快報三百五十萬份，每日導報二百萬份。超過一百萬份的報紙，還有四五種。這樣龐大的銷數，決不是擁有七八百萬人的倫敦所能消化的。它們的發行網，不僅是在國內密佈着，世界上各大都會，都有它們的踪跡。戰時受紙張和發行的限制，會使銷路略為降低，但戰事結束之後，報紙的銷數，已超過了戰前一倍。

孟撒斯德是英國棉織業的中心，是工業革命的策源地。這地方色彩很濃厚的孟撒斯德導報，也就在這樣的環境裏，孕育而成全國性的報紙，在世界新聞界佔一席之地。蘇格蘭人報也是一張不平凡的報紙，它和蘇格蘭的政治鬥爭有密切關係。十八世紀時為爭取議會中蘇格蘭代表的名額，和擴大選舉權，蘇格蘭人報就是先鋒。它是一張富有地方歷史性的報紙。

英國的報紙，星期日大都停刊，所以星期報特別發達。觀察報創刊於一七九一年，是星期報中創刊最早的，其立場不偏不倚，和泰晤士報同樣有獨立性。新聞紀事報和皇家新聞週報，則另有一種作風，其內容着重於軟性作品。世界新聞，是獨立經營的星期報



◎一八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即清嘉慶二十年四月十三日，教士米憐帝領刻工察高梁發等由廣州抵達麻六甲，於是年八月五日（七月初一日）開始發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月刊，是為中國的第一種現代報紙。上圖原本現藏英國博物院。

，銷數已超過了七百萬份，為世界報紙銷額最大的。普通星期報的銷數，都比日報大。因為它的內容很有點雜誌化，所以極適於一般家庭的閱讀。

英國報紙由於銷數龐大，發行網普遍，管理成爲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它們最講究效率。技術的發明，固然足以增加效能，而整個報館各部門工作的聯繫，更是要事。它們發稿，排字，製版，印刷，發行，都有一定的時間。任何一部分慢了一分鐘，可能就會趕不上火車，誤了某一區域的讀者。那裏正好像鐘錶的齒輪，某一部份脫節，錶就不會走。它們不僅要幹得好，同時要不誤時，在報館裏的每一個人，看起來都是在忙，忙，忙。

英國報紙售價的便宜，真令人不會相信。最貴的泰晤士報每份售價三便士，孟撒斯德導報售兩便士，普通都是一便士或一便士半。星期報的篇幅較多，內容也豐富些，但定價也只有兩便士。英國報紙的主要財源，是依靠廣告的收入，所以商業主義的色彩十分濃厚。因為廣告客戶不啻是報紙的財源，報紙上的論調，當然只能如此。過去摩斯萊在英國發起法西斯運動之際，英國報界一齊採取攻擊的態度，這就是受以猶太人爲中心的財閥壓迫所致。

財閥勢力的侵入，使英國報紙的言論，對於政治趨於穩健。除了新聞紀事報屬於自由黨，每日通訊爲工黨機關報，每日工人報屬共產黨外，其餘大都是代保守黨發言。雖然如此，報紙的言論，仍極受各界注意。泰晤士報固被譽爲輿論界的權威，就是孟撒斯德導報，約克州郵報等所刊載的外交政治消息，也皆爲言論界所重視。

英國報界資本化競爭的結果，形成了幾個報業托辣斯的組織。哈姆司奧斯集團和布里集團，是英國報界兩大對峙的壁壘。前者擁有晨報兩家，星期報兩家，和晚報十二家，屬於英國報業大王北巖爵士。後者則是康姆拉斯和克姆史里兩人所組織，共有晨報十家，星期報七家，和晚報數家。

新聞集錦之六

美國報紙銷數

一八六〇年全美有報紙三八七種，總銷數一、四七八、四三五份，平均銷數每報三、八二〇份。
一九一四年全美報紙計二、五八〇家，總銷數二八、七七七、四五四份，平均每報銷一一、一五〇份。
一九四四年全美報紙總銷數爲四五、九五四、八三八份。
到一九四六年，全美報紙日銷共達五〇、九二七、五〇五份。

台灣採訪瑣記

暮雲

在台灣我得着的獨特新聞之一就是張學良移駐台灣。當時警備司令部並沒知道這件事，飛機着陸以後，張學良才突然已到海島，空軍開始特別戒備，即晚

住在草山。陳長官派了秘書處副處長鄭國士招待他和趙四小姐。翌晨我就發了個新聞電，本報首先在內地告訴了讀者。台灣報紙也陸續刊登了出來，這可引起了軍當局的注意和不满，認為有洩漏軍事秘密之嫌。在招待記者首上，各報記者曾爲此事受到口頭警告，繼之各報受到書面警告處分。筆者以當局未知照電局扣發，責任不在我，好容易放鬆過去了，這是幸運！

二二八事件實在是報人最能活動而表現一下成績的時候，但實際情形却大不然。打外省人記者也不能免，只好東躲西避，而且還担心着自己的生命。最活躍的是外國人士，他們不是記者，但却做了最活躍的記者。一輛吉普卡，百無禁忌的衝到同胞羣裏，攝取鏡頭。同時以無線電報發出消息。中央社沒有的消息外國通訊社却有，我們是落後了，沉默了。而外國通

訊社所發出的消息，正與我們耳聞目覩的恰巧相反。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二二七緝私事件，地方當局只認爲局部事件，二二八時，當局又想不宜揚於外，企圖以地方事件迅速解決，當晚即由警備司令部通知各報及通訊社不得自由發佈新聞，電報管制，一切配合軍事行動，於是我們可以發表的正確消息，完全不能發表了。等到人家發佈了不正確的報導，再圖辨正時，却不可能了。最後，索性任憑中央社去發，讓中央社坦負報導事件的全責。

三月一日至六日之間，處理委會發給記者們採訪新聞的臂章，當時等於特別通行證，到處通行。可是到國軍來台以後，不看到臂章則已，一看到臂章就要遭殃。大公報的何家福幾乎爲了臂章釀成大亂子，要是不擅普通話，可太危險了！這個臂章的有效期，大約是一個星期，它象徵了處理會的壽命。

魏主席到台灣的第一天下午三時，就作首次記者

招待會，只有一個簡短的書面報告，口頭答詢都是一考慮」。最近省府會議訂立了規程，其中第十九條是專對發表新聞而言的，就是：「除規定公開發表者外，任何人不得向外洩漏」。這樣，把各廳長委員的發言權減削了，記者採訪範圍也縮小了许多，可是若干委員是并不同意的，愈是不能洩漏的，人家愈是要知道，而且知道得更快。何必堅持一定要保守秘密呢？

目前在台灣各報設有辦事處的，計有本報，新聞報，大公報，上海中央日報，益世報，前線日報，東南日報等，其中大部份沒有專門負責報導的記者。大公報聽說最近要派記者來，新聞報現是王康兼的，祇有本報派在台灣有二人，為台灣盡報導之責。不客氣的說，這裏儘多的是取得一個記者的名義，在台灣跑單幫的不是記者的記者。

台灣冒充上海派來的記者，現在少了，但仍有不發電報不寫通訊的記者，自己說是上海派出的。

以上是信手寫來的瑣記，但却概括了新聞自由，統制，檢查，防止洩漏的諸現實問題。記者站在新聞崗位，深盼我們自己更要爭取新聞自由，同時更希望不論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維護新聞自由，尊重新聞自由。新聞自由是有限度的，但在這限度之內應獲得的自由，應當賦予，應當保障。六月八日，台北。

福州什談

陳正宇

(一)

福建這塊地方，一般的說比較安定，戰時如此，戰後亦然。閩人一向愛戴中央，所以，共黨份子在此也無機可乘。福建民風馴良，陳公洽先生主閩時，實行着同樣的專賣制度，未聞人民揭竿起而反抗，但是到了台灣，就成了問題。

說到經濟，福建吃了多山的虧，佔了氣候和煦的光。唯其多山，所以可耕地少，農產品不足以自給；唯其氣候和煦，所以宜竹宜林，水菓繁衍，魚產旺盛，農業特產品豐富。

(二)

福州社會很平靜，向少傳奇式或爆發式新聞的發生。目前省政當局因財政上的困難，守成已感不易，何敢修談建設。所以大而言之，沒有戰訊，沒有皇皇的建設，可資傳揚；小處着眼，則一般較有實義的社會新聞亦不多觀。福州新聞界有一「新聞荒」的普遍感覺，福州各報的地方版充滿着「條例」、「規章」、「辦法」等官報之類的東西，讀之如嚼雞肋。事實上也只有如此，否則那裏來許多「新」的新聞刊佈呢？

(三)

正式派有特派員在此的，只有申、新、大公三家，大家都有太空閒的苦感。我在此時常到各機關跑動，希望爲本報提供一些能够反映閩省政情的新聞，結果大半失望了，因爲他們所能告訴我的多半是一些對我不很切用的洋洋灑灑的計劃與方案。至於長篇通訊的撰寫，尤其感到題窮的痛苦。譬如說福廈路的修復，那只是閩省當前絕無僅有的建設，特產的介紹，地方特殊性的報導，總有掘盡之一天，新聞報特派員潘兄對我說：在福州再做下去只有寫歷史了，我有同感。一般人鬧糧荒，殊不知這裏新聞界正鬧着「新聞荒」呢。

(四)

福州現有日報七家，晚報一家，大半是機關報。銷路多的不上六千份，各報的廣告多半是人事啓事，福州沒有大商業，商人登不起廣告，也無此習慣。各報除中央日報與福建時報（省府辦的）勉能支持外，餘皆在風雨飄搖之中。省會在戰時遷至永安，曾有記者公會的組織，勝利回福建後，據聞因各報競欲把持記者公會之理監事，分配不均，結果流產，現以外勤

記者聯誼會代替，惟只限於外勤人員參加，此會組織鬆弛，幾等於無。此外，有一「報聯會」之組織，由各社長主持，彷彿是代表資方的，主要的業務只是向當局領取平糶米。說到米，我們外報駐榕的記者們是被「見外」了，透過「報聯會」發售的報人平糶米，沒有我們的份。大公報樓兄代表我們三人去交涉，並無結果，他們認爲我們不是福州道地的新聞界人士。

(五)

福州地方人士，對於本報，咸具有極好印象，且不少爲本報一二十年的老讀者。此應歸功於先期創辦本報之諸君子。經營有方，有以致之。惟格於運輸上之困難，本報在此發行，一時不易開展，其他各報亦然。派報社咸無資本，不敢多攬份數，且無招徠能力。我曾召集各派報社負責人來寓商談如何加強申報在榕之發行，他們認爲若加寄報紙，假使訂戶不多，他們有點吃不消。而且，空運太貴，船運則輾轉費時，讀者不無明日黃花之感。我現在暫時的辦法是請省會各社教機關普遍訂閱本報，使一般讀者更有機會來閱讀其所愛好的申報。

● 編後記 ●

本刊自第三期擴充篇幅至四十頁後，已經比較可以容納較長的稿子。過去我們希望來稿勿超過二千字，現在，我們已可把篇幅的尺度放寬，但如非必要，仍請勿超過三千字，因為如此可以多容納幾篇文章。編者覺得很抱歉，因為篇幅有限，有許多稿子不得不壓下來，不能很快發表。尤其是幾篇時間性較不顯著的稿子，已壓了兩三個月，編者特在此向這幾位作者深致歉憾之意，因為時常有許多稿子時間性極重，擱到下期就將失去價值，於是不得不臨時插進去，把有幾篇已經發排的稿子從印刷所抽回來。

我們希望以後來稿，都能在每月十五日前寄到，因為稿件在十七日前都須發排，二十五日前出版。一切性質的稿件我們都歡迎：理論的，報導的，檢討的，以至一鱗半爪，花花絮絮，都望時時寄來。我們也希望能有與本館同人或者新聞事業有關係的漫畫作品。

徵稿簡約

- 一、本刊以報導館內消息溝通同人情感灌輸新聞學術相互砥礪切磋為宗旨
- 二、歡迎館內及外埠工作同人惠賜關於工作情況及經驗方面之文字
- 三、為篇幅關係來稿最好在二三千字左右能附照片更佳
- 四、本刊對來稿文字得酌量刪節或重寫一經刊載稿酬從豐
- 五、來稿請逕送本報編輯部資料室啟